

蓝夜

1990

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



蓝 夜

1990年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



余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集为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定每年选编一册，（本集入选作品时间为1989年10月1日至1990年12月30日）。以某篇作品题目为集名。

二、本集以本市作者在地、市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和地、市以上艺术会演中演出、展览中展出与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作品为选编对象。

三、本集所选各类文艺作品的排列以作品体裁为序，即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歌、理论、故事、民间传说、曲艺、剧本、摄影、美术、书法的顺序排列；在同类体裁的作品中，以发表（演出、展出、播出）的时间先后为序。

目 录

岁月（小说）	蔡 康（1）
习惯（小小说）	谢志强（13）
意外（小小说）	沈华坤（16）
健全的规章（小小说·外一题）	谢志强（18）
戈壁一夜（小说）	谢志强（24）
一副叠箩（小说）	宣国庆（31）
手（小小说）	谢志强（34）
排队（小小说）	谢志强（37）
老布（小说）	谢志强（40）
花痴（小说）	傅仲际（46）
典型发言（小说）	沈华坤（53）
窘境（小说）	蔡 康（56）
十万（小说）	李燕昌（73）
陪会（小小说）	谢志强（80）
宝器（小小说）	姚业鑫（83）
女儿的男朋友（小小说）	徐鸿来（86）
水（小小说）	沈华坤（90）
绿“苗”如茵（小说）	谢志强（93）
面子（小小说）	沈华坤（97）

裁员（小小说）	蔡 康（99）
电话事端（小说）	傅仲际（102）
出窍（小说）	李学强（111）
平衡（小小说）	李学强（121）
功与过（小小说）	徐鸿来（123）
阿法嫂（小小说）	徐鸿来（125）
冬夜独行（散文）	蔡 康（127）
蓝夜（散文）	徐渭明（129）
蕙江月影（散文）	赵柏田（132）
江南雨（散文）	王永江（134）
忆不尽山村美（散文）	姚其安（137）
墨菲先生来我家作客（散文）	孙祖安（140）
父亲、儿子（散文）	王永江（143）
久违了，回忆录（散文）	李学强（146）
晚霞无限好（散文）	王旭明（149）
悠悠岁月话友情（散文）	孙祖安（151）
书的装帧之美（散文）	李学强（154）
夕拾不夕（散文）	李学强（156）
酒魂（报告文学）	陈加欣（158）
心潮逐浪向天际（报告文学）	
	徐渭明 华炯若 谢纯尧（168）
路（报告文学）	孙祖安（180）
UL认证前后（报告文学）	陈加欣（187）
西湖遛马（杂文）	杨 颖（191）
郎平复出赞（杂文）	杨 颖（193）
山里妹子（诗）	王建新（196）

突破鱼网（诗）	楼剑刚（198）
亚运会纪盛（汉俳）	杨颖（200）
卖雪糕的妈妈（儿童文学）	李燕昌（201）
护红星（儿童文学）	李燕昌（204）
病愈之后（儿童文学）	李燕昌（211）
风筝报警（儿童文学）	李燕昌（215）
大海和雨滴（寓言）	赵家林（219）
面对现实 面向读者（文艺理论）	李燕昌（221）
对儿童心态小说的思考（文艺理论）	李燕昌（224）
教育性并不排斥艺术性（文艺理论）	李燕昌（227）
活跃的余姚小说创作（文艺评论）	鲍文华（234）
尴尬的文学和文学的尴尬（文艺随笔）	蔡康（238）
独树一帜的《百色起义》（影评）	黄承章（241）
和尚·强盗·黄马褂（影评）	华家乐（243）
不能正不压邪（影评）	徐盼儿（245）
试妻闯祸（民间文学）	金联合国搜集整理（248）
谢阁老治张怀（民间文学）	符福良搜集整理（251）
十八学士出余姚（民间文学）	劳炳灿搜集整理（253）
神童王阳明（民间文学）	诸焕灿搜集整理（256）
画象显神威（民间文学）	邹松寿搜集整理（259）
黄宗羲拒旨（民间文学）	陈伟权、姚业鑫搜集整理（260）
余姚慈溪划县界（民间文学）	蔡银芳搜集整理（262）
飞毛腿（民间文学）	张志中搜集整理（264）
浙东第一桥（民间文学）	陈冲彦搜集整理（266）
茴香豆（民间文学）	刘启源搜集整理（269）
老婆鸡（民间文学）	韩光成搜集整理（271）
传孙楼（七场现代喜剧）	张金海（273）

行书立轴·····	袁子良 (334)
篆书对联·····	许 枚 (334)
行草条幅·····	计文渊 (334)
隶书立轴·····	许 棣 (335)
篆书条幅·····	叶文龙 (335)
行书中堂·····	杨 颖 (335)
行草条幅·····	罗以标 (335)
篆刻·····	叶文龙 (336)

岁 月

蔡 康

1

自行车的轮子在平整的水泥地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晨风在召唤我。路边瘦瘦的梧桐树争先恐后地往后跑，挂在车把上的黑公文包摇啊摇，象尚未睡醒似的渴望做一个甜密的梦。

一束瀑布似的黑发在我眼前闪过，轮子象被胶水粘住了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我忍不住转过头去，仍是一束略带弯曲的黑瀑布，只是多了一个窈窕的背影。那脸一定很美。我心里痒痒的。

没出息！

记得小时候邻居二奶奶用软软的手摸着我的脑袋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说完给我一颗糖，我记不清她给过多少糖，但我记得我吃了很多糖，那变黑的牙齿到现在还要痛就是证明。是啊，就冲那无数颗糖，我也不该辜负了她老人家的一番苦心。

轮子竟会被粘住，没出息是毫无疑问的。我沮丧地看了看本用不着看的表。那指针永远跑在北京时间前面。但我年轻的双腿还是加快了运动的速度。

又是一束黑瀑布，而且更具风采。今天是见鬼了。车速在不知不觉中又有所减慢，大有再次被粘住的危险，但我终于没回头。我毕竟吃过二奶奶的那么多糖。

平整的水泥地。没了梧桐树。梧桐树换了中山装、热水瓶、红苹果，还有一张张冷若冰霜的脸。

刚才的黑瀑布前面说不定也是冰，也有霜。我衣服穿得不多，见了说不定会感冒。

还是平整的水泥，然而显得狭窄了。桥洞似的月洞门。长方牌子闪闪发光，只要一走近它，脸也会发光。我跳下来，把车子推进空荡荡的车棚。

楼梯。九格，转弯。九格，转弯。九格，转半个弯。朝东走。朝西是厕所。

某某股。某某股。某某科。某某科。最后是局长室。

门亲昵地叫了一声。一股闷了一夜似乎变馊了的烟味伸开无数双无形的手臂，热情地拥住我。我赶紧杀开一条血路，去开窗。窗外有花。然而那花不香。养不香的花等于没养，养不香的花还不如不养。为看颜色，塑料的更好。

我拎起水壶浇水。

我讨厌养花，更讨厌每天拎着水壶浇水。然而，我还是每天乖乖地拎着水壶浇水。

去打开水的路上那些科和股已有了声音。楼下车棚里我那曾是孤零零老是孤零零的自行车有了无数的同伴。象那曾是安静的科和股一样，车棚里现在一定也在进行热烈的交谈。但愿我的车不说出路上的小插曲。

扫地。抹桌。先抹大办公桌，后抹小办公桌。那半圆形的大办公桌，黑色，黑得发亮，黑得气魄。这是一张和这幢房子同龄的老资格的桌子。早先的主人现在在美国或是在台湾，也许已进了天堂或是入了地狱。不过房子留了下来，桌子留了下来。房子还要留下去，桌子还要留下去。半圆形的大桌前面是沙

发。沙发前面是一张长方形的小三斗桌，黄色，黄得发暗。小桌在前，对门。大桌在后，对小桌。

我在小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稿纸。小桌里全是文稿纸。用完了文稿纸，也许就不用再坐小桌了。而坐小桌，就永远用不完文稿纸。

我伸了个懒腰，尽量往舒服里坐。当然，坐那沙发更舒服。但我还是老实地坐在小桌前伸懒腰。

面对文稿纸，我喝了一口茶，此时此刻我也只能喝喝茶。

你不抽烟吧？女朋友伊甸曾这样问过我。

不抽！我极干脆地回答。傻瓜才抽烟。笨蛋才抽烟。抽烟是空虚的表现。抽烟是无能的表现。

可我父亲抽烟。她说。

你父亲难道就不可能是傻瓜和笨蛋？你父亲难道就一定是充实和有能力的？但对着光彩夺目的她我只能说：当然，他或许是个例外。

看来你学过辩证法。她笑了。

与一位读过大学，而且漂亮活泼的人交朋友，真不容易，也真甜密。我对着文稿纸忍不住又伸了个懒腰。

走廊里突然响起许多“早啊早啊”的声音。局长半夜来，人们也会说，早啊早啊。

我坐正了身子。不好，文稿纸上涂了无数个爱字。我赶紧把它塞进抽屉。

“局长，早啊。”我说。有一次，我想说，局长，你迟到了。可最后说出口的还是，局长，早啊。

局长喘着气，毫无表情地点点头，把一只硕大无朋的黑公文包放在半圆形的大桌上。我站起来，例行公事地泡了一杯

茶，放在他的黑公文包旁。

局长在看花，那专注的神情象在欣赏一个美丽的姑娘。上次一场暴雨，把放在窗台上的花打了。局长为此整整难过了三天。

局长对着洞开的窗户，伸伸拳，踢踢腿，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局长牛似的在半圆形的大办公桌前坐下。他点了一支烟。

你不抽烟吧？伊甸这样问我。

不抽！我极干脆地回答。傻瓜才抽烟。笨蛋才抽烟。抽烟是空虚的表现，抽烟是无能的表现。

我从抽屉里拿出文稿纸。无数个“爱”字。于是，我又赶紧把它塞进抽屉，手跟了进去。软弱的爱成了小小的一团。

局长在抽第二支烟。

我拿出没有爱字的文稿纸，写上关于什么的报告。

局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点上了第三支香烟。

如果说抽烟是傻瓜和笨蛋，那一言不发接连抽三支是什么？傻瓜的父亲，还是笨蛋的爷爷？

“部里来过电话没有？”局长问。

我知道，局长最关心的不是我们这个局，而是领导我们的那个部。因此，每天抽掉三支烟，打一个见不得人的哈欠和叹一声长长的气后，一定是问，部里来过电话没有。

如果问，局里谁担子最重，那毫无疑问是局长。如果问，局里谁最没能耐，那毋庸置疑也是他老人家。光瞧他抽烟的姿势，你就能明白他有多没能耐。连发一个十分钟的言，也得别人给他起草稿。否则，真不知道他老人家会说出什么不着边际，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来。

“没来过。要不要打电话问问？”我说。

“那倒不用。”局长把身子慢慢埋进椅子。半圆形的大桌前只露出一个头。

“那报告快完了吧？”局长问。

“快完了。”我的笔飞快地动起来。写这类东西，本不用动脑筋。掌握规律就行。

关于什么什么的报告完了。我转过头去。大桌前只露出灰白的稀稀拉拉的头发。

睡着了？

“完了？”局长醒着。从小桌看高高的大桌，只看见头发。而从大桌看小桌，也许能看见我的整个身子。

这就是大桌同小桌的区别。

我把写好的报告放在大桌上。

局长极认真地看了一遍。

“重点还需突出，条理还欠清楚。”

这话我听了无数遍。但不用担心，到了真正要用的时候，只需再抄一遍。局长一定会说这稿还可以。

“那再改一下。”我回到小桌前。

电话铃响。

“哪里来的？”局长的头发问。

“部里。”我放下话筒。

整个脑袋露出来了。局长的腿年轻了十岁。

“开会？好的。什么？下午还发言？那就不必了吧。过奖了过奖了。”

局长抖擞了一下精神，拎起那只黑公文包，对我说：

“你写一个材料，下午发言用。”

局长走了。长长的走廊里又响起忙啊忙啊的招呼声。

我也抖擞了一下精神，开始写发言材料。这种材料我写的多了。不一会，几张文稿纸上都填满了黑字。

二奶奶说过，这孩子有出息。

我来到窗前，得意地朗读起来。每一个发言材料，第一个使用的都是我自己。读着我自己写的发言稿，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声音仿佛不是我自己而是局长。

皮鞋声。有些熟悉。但决不是局长，局长的布鞋没有声音。我抬起头，啊！是她！竟是她！伊甸。

来得太是时候了。

二奶奶怎么不说，这孩子运气好？

她带着标准的大学生风度大大方方地走进来。她带着标准的大学生风度大大方方地在沙发上坐下。

我手忙脚乱地好一阵，最后才想起应该泡一杯茶。我在小桌前徘徊了两次，最后终于在面对沙发的半圆形大桌前坐下。

“在忙什么？”

“没忙什么，写一些报告什么的。”

“你就每天坐在这大气魄的办公桌前写东西？”

我想否认。然而还有默认了。反正局长不在，而那张靠门的小桌也实在是太寒碜了。

“是啊，坐在这里浪费青春，虚度年华。”

她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

“来了几位大学里的同学，大家准备去郊游。怎么样，一起去，也让你在她们面前亮亮相。能请一下假吗？”

“没问题，让我把这发言材料的最后几句改完。”

门开了。没有风，但好象有寒气。我衣服穿得不多，但愿不感冒。

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关门。

局长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那门边的长方形的没气魄的小桌走去。

我看到伊甸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局长把沙发看了很久，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办公桌走去。

我把伊甸送到门口。

“你在那桥上等我，我就来。”

我回到小桌前。

“临时决定，我的发言改在上午。那发言稿写好了吧？”
局长一脸不高兴。

“写好了。”我拉开抽屉找那刚写好的发言材料。

然而没有。

我记得自己是放进抽屉的。但找了好久，还是没有。

“会不会是刚才那姑娘——”局长问。

“不会不会。”我想发火。我想大声对局长说，你就是送给她，她也不要。

局长过来。我们把小小的长方形的办公桌翻了一个遍。抽屉角里一个纸团局长也没放过。

“爱？什么爱？”局长的口气象是受了愚弄。

“那是随便涂涂。”我的头上冒出了汗。

“哪材料呢？会上大家等着我发言！”局长也有些急了。
伊甸一定等急了。我知道她的脾气。

“我马上赶写一稿。”我想说，你发言你自己写不就行了。

还好。不一会，材料写完了。虽不如刚才那稿，但勉强发

个言还是可以的。

“让我怎么发言，这字跳舞似的！”局长火了。

伊甸一定等急了。我知道她的脾气。

我重新抄了一下。局长急匆匆地走了。我向一个股长交待了几句，赶到那约定的桥。只有白色的桥栏在静静地耐心地等我。

我回到办公室，肚子里全是气。我又赌气似的大办公桌前坐下。我知道局长此时正在念那该死的发言稿。大办公桌的抽屉裂着一条缝。一拉，里面竟放着我刚才找了好久没找到的发言稿。

2

自行车的轮子在平整的水泥地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晨风在迎接我。胖胖的梧桐树慢条斯理地往后靠。挂在车把上的黑色公文包晃啊晃，象一个睡眼惺松的老人在打瞌睡。

局里谁都得看我的脸色。家里我却要看她的脸色。这象话么？没教养的。有教养，中学也不会不毕业了。要不是看在她父亲老局长的情面上，早给她点厉害看看了。就这样一让二让，让她弄成了说一不二的脾气。但无论如何得让二女儿继续考大学。她再反对也没用。

平整的水泥地。没了梧桐树。梧桐树变成了连衫裙，牛仔褲，进口大香蕉，还有一张张看不出表情的脸。

一个老太太在打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怪的太极拳。要不是还得去上班，真想跟她学一手。说不定真能强身健骨，延年益寿。

不知小秘书浇水了没有，那花可是新品种。那花可不能一天不浇水。

仍是平整的水泥地。但显得狭窄了。桥洞似的月洞门。正方的铜牌子，庄重气魄。我跳下来，把车推进满是车的车棚。

局里有了汽车。当然上班接送还不行。部长好象也骑自行车上班。

楼梯。九格，喘气，转弯。九格，喘气，转弯。九格，喘气，转半个弯。记住朝东走。多转了几个弯，头晕，常常朝西走进了厕所。没小便也只得硬挤出一些。

某某股。早啊！某某股。早啊！某某科。早啊！某某科。早啊！我没戴表，戴了也不常看。不过我觉得自己比昨天好象是早了些。

“局长，早啊！”小秘书说。

我喘着气，点点头，把那只黑公文包放在半圆的大桌上。小秘书站起来，泡了一杯茶，放在我的黑公文包旁。

挺勤快的，是个培养对象。只是，书生气好象浓了一点。

花瓣上水淋淋的。我记得自己关照过小秘书三次，这是新品种，得按时浇水。看来他总算记住了。

花能养性。花能戒躁。花能延寿。这些小秘书不懂，只有等他到了自己这个年纪，才会明白。

我对着窗口，伸伸拳，踢踢腿，活动了一下手脚。末了，禁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小秘书在开始起草报告。挺勤快的。是个培养对象。只是书生气浓了一点。不过人还算聪明，挑这样的人做女婿也不坏。

我点上一支烟。妻子可真不象话。把二女儿安排到局里，有这么容易？就是安排，也得安排到另一个局，然后再把那个局局长的儿子或女儿安排进来。局长夫人也不是当了一天两天，

连这些都不懂。

我又点上一支烟。

得继续让二女儿读复习班。得继续让二女儿考大学。任其自流，到时会同他母亲一样缺乏教养。这丫头也真不争气，考了两次，都名落孙山。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点上了第三支香烟。

烦恼烦恼，无尽的烦恼。当然，工作还得干，现在我是局长。

“部里来过电话没有？”我问。

“没来过。”

没来过就好。我把身子坐得更舒服一些。

“那报告快完了吧？”我问。

“快完了。”小秘书在小桌前飞快地写着。

得给二女儿找一个好些的复习班。两次名落孙山，不是复习班没选好是什么？

“完了？”我看到小秘书转过头，在看我。

小秘书把起草好的报告放在大桌上。

写得不错。不过意见还得提几句。年轻人最容易自满。

“重点还需突出。条理还欠清楚。”说这话我用不着思考，随口便出，也无懈可击。重点突出了还可再突出。条理清楚了还可再清楚。永无止境。

小桌前的电话铃响。

“哪里来的？”我从大桌前探出半个身子。

“部里。”

幸亏已上班。我忙过去接电话。开会。不知教育系统的人来不来？得打听一下哪个学校的复习班好些。